

鑰匙是我，更是我倆的友誼

6B 何心怡

「允行！今天是最後一天上課了！我準備了一些禮物，希望你喜歡！」一心在我剛走進課室門口時，猝不及防地跳向我，並熱情地遞上她準備的禮物。未待她的話音落下，我雙手接過禮物，將盒子上的絲帶拆開，拿起蓋子，映入眼簾的是一把鑰匙和一本小冊子。尚未等我開口詢問這把鑰匙的由來，一心便像與我心有靈犀般答道：「這是我專門訂造的鎖與鑰匙，只此一副，獨一無二！我保管鎖，你保管鑰匙，待我們考完文憑試後，便一起去掛在專門讓人掛鎖的景點上！怎麼樣？是不是很棒的主意？記得要赴約啊！」說完，一心便蹦蹦跳跳地離開了，我抬頭看着她的背影，不由自主地想起與一心這個「最佳拍檔」的故事與回憶……

故事要從中一說起。那時的我剛升上中一，從往日熟悉的環境、朋友中脫離，進入了一個完全未知的世界，對內向的我而言，是一件極其不適應的事。不擅表達、羞於交際的我十分渴望能在中學建立一段新友誼，於是逼迫自己不斷主動認識新同學，主動與他們交談，主動討好他們。可是，友誼就像鑰匙與鎖，只要不是「對的鑰匙」，便無法開啓「那把鎖」。最終，我不但無法成功與他們交好，甚至有人在背後故意抹黑、排擠我。我這把「鑰匙」只好繼續等待我那命中注定的「鎖」。

人們常言道：「有緣的人自然會相遇。」在一心出現後，我開始深信這句話所言屬實。在隨機分班的機制下，我在中二的時候終於結識了一心。當我們剛認識時，鑰匙就彷彿悄然地插上了鎖，轉動鑰匙，成功開啓這把鎖。我與一心有許多共同話題及興趣，相處頗為投契。同時，大家的生活節奏相約，價值觀相似，能夠理解對方的所作所為的背後原因，誇張一點來說，就像是對方「肚子裏的蛔蟲」般看透對方的內心。這使我們無話不談，成為人盡皆知的「最

佳拍檔」，亦在對方需要自己時一直陪伴着對方，瞭解對方真正的想法，給予最及時的幫助和支持。我常常與一心開玩笑，打趣道：「我們就像鑰匙與鎖，我的鋸齒與你鎖芯完全吻合，就像我和你各方面都非常契合呢！」雖說是玩笑，但這亦是我的心聲，是我們默契友誼的寫照。

既然我們的友誼像鑰匙與鎖，那麼友誼也難免像它們般生出塊鏽跡——在相互陪伴了兩年多後，我們踏入了高中分科的階段。一心選擇了文科，而我選擇了理科，這無疑使我們的見面次數及相處時間比往昔減少了，再加上我本質上是一個內向的人，我與一心的關係漸漸變得冷淡起來。我像烏龜般小心翼翼地探頭想尋找同伴，但沒多久又膽怯地慢慢縮回到龜殼裏。我是一條生鏽、發黃的鑰匙，我不禁擔憂，鑰匙是否仍能打開原來的鎖？我和一心還有機會回到從前嗎？

幸好生鏽的鎖仍能打開塵封的鎖，只是需要時間慢慢推動。在意識到我們的關係漸趨跌入冰點，我鼓起勇氣，主動與一心交流，這才發現我們的共同話題雖然因身處不同班別而稍為減少，但友誼未因時間而完全「氧化」，我們仍然是最瞭解對方的人，鑰匙仍能被轉動！仍未損壞的鑰匙與鎖就像我與一心堅固的友誼，縱使歷經時間流逝、環境改變的挑戰，依舊可以長存。單憑空氣氧化並不能破壞鑰匙，就像單憑時間無法改變我與一心的真摯友情。

回過神來，飄遠的思緒重回到現實。我的眼神從一心的背影重新聚焦回手中的禮物——「小冊子？」我輕聲地呢喃道。一心沒有馬上解釋，只讓我翻開瀏覽。翻開小冊子，一張張我與一心的合照映入眼簾，在照片和照片之間的空白處，還有一心的文字及小插圖：

「這是我們的第一張合照！是中二開學的第一天拍攝的，你還記得嗎？」「我們第一次一起外出遊玩！」「多謝你幫我慶祝生日！」真摯的文字記錄配上可愛的小插圖，我看着看着，眼眶便不自覺地蓄滿了淚水，劃過我的臉頰，滴落在一張張拍立得照片上。鑰匙與照片放在一起，鑰匙的鋸齒就如同我與一心六年的共同回憶，難忘深刻。正正是這些長短不一的鋸齒使鑰匙能與鎖契合，亦是我與一心的共同回憶使我們如此密不可分，成為對方最珍貴的、獨一無二的朋友，構建出一段真摯的友誼。

鑰匙像我，亦象徵我與一心的友誼。它獨一無二，只可以開啓世上唯一的一把鎖，就像我與不同人交往後，發現只能與一心合拍，成為互訴衷腸的靈魂伴侶；它十分堅固，即使受到空氣的侵蝕、氧化，仍然不會因此損壞，空氣只是一個小小的絆腳石，像我與一心經歷了分班後，因時間及環境而帶來了陌生，但這於我們而言，只是不值一提的過眼雲煙，我們的友誼仍然堅固萬分；它有許多鋸齒，只與一把鎖契合，造出獨一無二的組合，就像我與一心擁有許多的共同回憶，造就出我們永存的友誼。

我手中緊握着這把「僅此一把」的鑰匙，牢記一心與我的約定，將我與她的友誼鎖在景點上，使其始終不渝，永不落幕。